

1107

金华县文史资料

共青社
章

3

(文化专辑)

90

政协浙江省金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321 080



指墨画《松鹤图》 诸葛豫



指墨画《观瀑图》 姜岱



山 水 汪 达 川

予居北山之下旁無鄰牆與眾異趣每恨無
與友者近即舍西闢小亭初就擇勝而適與西
山相向日有佳客因喟然歎曰人孰無友夫率為富
貴貧賤所移故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為
富我賤而彼不為貴

辛酉春先生雅正
邵棠



今年是何炳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特刊载以下两文，以志纪念。

何炳松先生传略

——为何校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作

暨南大学在金校友 执笔 徐克凡

何炳松先生，字伯丞，金华罗店后溪河人。其先世祖何文定公基，为南宋教育家，朝廷屡召不仕，终生授徒讲学，名闻东南，时称“北山先生”，从祀孔庙。父寿铨，为清光绪年间金华城以严厉著称的塾师。母宗氏，义乌人，生二子，长炳文，早逝，次即先生。

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九月五日（1890年10月18日），自幼聪颖过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14，高第补博士弟子员。是年秋，与邵飘萍等同入金华府立中学堂就读。年17，以优异成绩毕业，由校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次年升入正科。1912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是年秋，受省立第七中学校长金兆梓之聘任英文教师。年底，浙江省府以公费资送留美。抵美后，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补习，次年夏，考入威斯康辛大学，习史学和政治学。1914年秋，兼任该校助教，负责搜集有关远东和中日关系的资料。翌年夏毕业，获荣誉奖和学士学位。秋，转入普林斯敦大学研究院，专攻

现代史和国际政治，1916年获硕士学位，拒绝各方约请，毅然回国。

回国后，任浙江省长公署助理秘书，不久改省视学。1917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授预科西洋史，并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主任。翌年改任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师，兼代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主任。1919年，晋升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主任和代理国文、史地两部主任。其时，因北洋军阀克扣教育经费，停发大、中、小学教师工薪，先生乃愤然离京南下。1922年秋，应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之请，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是年冬，被选为省立杭州大学筹备董事。次年，第一师范与杭州中学合并，称省立第一中学，仍以先生为校长。未久辞职，应王云五之邀，离浙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百科全书部社会科学组主任编辑，旋改任史地部主任，兼国文部主任。1928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副所长，翌年任所长。1932年“1·28”淞沪战事起，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待寇退事定乃复业，先生改任编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秘书，并被推为中国建设学会理事。1934年，出任商务印书馆协理，兼《教育杂志》主编。冬，被选为中华学艺社理事长。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曾兼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教授。1935年1月10日，与王新民等十教授共同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主张，被《申报》誉为是中国思想进步的象征。夏，经教育部长王世杰推荐，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时因主持者未能满足侨胞子弟

的需求，风潮迭起。先生治校有方，不足三年，校风为之一变。1936年毕业同学纪念册《弁言》有云：何校长“一方力谋全校人事之安定，一方力筹各项设备之充实，罗致名贤，担任讲席。”1937年“8·13”上海战事爆发，暨大校址真如镇沦为战区，不得已迁租界上课，但租界非久留之所，遂请得教育部同意，择地内迁。先生不辞艰险，间关跋涉于赣、湘、鄂诸省，及到长沙，因劳致疾，入院治疗二月始得康复。择址未定，部命先生回沪主持校务。1939年，经香港飞重庆述职，他向当局力陈上海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地，非至最后关头绝不可轻易放弃。要求教育部拨款接济被困于京、沪、杭等地年老学者，当时受惠的计有沈尹默、马叙伦、许炳坤等先生。是年起，教育部特指令先生经理上海各国立大学及教育文化机关临时经费事宜。1940年，与郑振铎、张元济等联名电请当局搜集藏书。由于创议及时，使一些濒于毁灭的古籍、珍本、史料、方志等，得以陆续潜运后方，免遭浩劫。同年，又与金兆梓、杜佐周、郑振铎、周予同等创办《学林》月刊，以振奋上海学术空气，启迪沦陷区人民坚持抗战决心。是年3月9日，汪伪政权宣告成立，命大、中、小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时爱国学生翁大启等谒见先生，探询学校持何种态度，先生毫不犹豫，以“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十字相答，表现了先生爱国、无畏的高风亮节，博得广大师生的赞许。1941年夏，按先生旨意，暨南大学设分校于闽北建阳，以备万一。冬，太平洋战事猝发，日寇悍然进兵上海租界，师生上完最后一课，先生毅然决定学

校停课，内迁建阳，成为当时唯一得以安然全部撤退到内地的学校，这不能不归功于先生的远见卓识。其时，教育部令上海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内迁，于浙闽设立东南联合大学，密令先生主其事。先生于1942年4月抵达金华，组织联大筹委会，接待上海各大学内迁员生。5月4日抵达建阳，全校员生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这位间关千里，竭尽全力，为东南教育坚守最后堡垒的何校长。先生留校五日，略事部署后又返回金华。时金华城已下强迫疏散令，乃星夜安排内迁员生四百人尽先离金西行，先生殿其后，于6月20日安抵建阳。此一时期，先生一身兼两职，仆仆风尘，奔波于浙闽的崇山峻岭间，倍尝艰辛。部准暨大迁闽，分校名义取消，为兼筹并顾计，东南联大筹委会亦设建阳。从此，先生上午在暨大办公，下午在联大办公，使两校校务，井然有序。联大在先生擘划下，已初具规模。未久，联大奉部令分别并入暨南大学和英士大学。自此，先生始得专心致力于一校。暨大迁建阳之初，困难重重，诸如校舍缺乏，书籍稀少，教师难聘，疾病丛生，衣食恐慌等，在先生筹划下，均一一获得解决，使暨大在闽北山城不仅能站稳脚跟，且逐年发展，五年中，员生由五六百人增至一千六百有奇，人数之多，为暨大历来所未有。先生为人和善，礼贤下士，好纾人所难，虽在濒临前线的偏僻山城，仍为暨大聘到不少颇有名望的学者来校任教，主要有周宪文、孙怀仁、许杰、方光焘、叶作舟、吴大琨、胡寄南、盛叙功、沈炼之、王勤墀、王子瑜、戚叔含、卓如、陈文彬、葛绥成、江之永、俞剑华、谢海燕、潘

天寿、李健吾等，其阵容之强，为东南各大学之冠。

1945年7月，先生受命出长暨大已届10周年，全校师生为崇功报德，连续举行纪念大会三天，以示庆贺。

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先生即着手复员工作，10月首途赴沪。鉴于真如校址，已毁于战火，遂与当局多方周旋，接收几处敌伪校产以作校舍。这一段时期，先生为开学筹备工作，竭尽辛劳。冬，远在建阳的学生为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举行游行，先生闻讯后，去信提出“不逮捕、不开除、不处分”的果断主张。

1946年春，兼任教育部上海甄审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商学院复校委员会主任委员。正为暨大聘请教授四处联系（时已聘就的教授有郑振铎、王亚南、周予同、周谷城等），行将大展宏图之际，6月，突然奉令调长英士大学，名为振兴桑梓，实因当局颇忌先生倾向进步，延聘进步教授之故。辞之再三，当局坚决不允。先生遭此打击，心境不悦，再加劳累过度，遂卧病不起。7月25日，殁于上海中华学艺社，时年57岁。上海《读书通讯》曾出《追悼史学家何柏丞先生专号》，顾毓琇、李熙谋先生挽曰：“十载辛劳，身殉文教；三千桃李，泪满江南。”倾述出广大师生的哀痛心情。归葬金华新狮乡瓦窑铺，钱塘孙智敏撰书墓表。

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十二年，是他治史的高峰时期，也是他著述发表的丰收时期，奠定了他作为著名史学家的地位。已版的著作大致可分如下四类：

（一）西洋史

中古欧洲史 1924年版

近世欧洲史 1925年版
西洋史学史 1929年版(西洋史学丛书本)

(二) 历史研究及教学法

新历学 1923年版
历史教学法 1926年版(现代教育名著本)
历史研究法 1927年版(英文本)
历史研究入门 1928年版
通史新义 1930年版(大学丛书本)

(三) 本国史

程朱辨异 1930年版
浙东学派溯源 1933年版(国学小丛书本)
秦始皇帝 1933年版(少年史地丛书本)

(四) 教育及其他

美国教育制度 1922年版
复兴初中外国史 1929年版(教科书)
复兴高中外国史 1929年版(教科书)
百科名汇 1931年版
资本主义的将来 1933年版

当先生掌教北大、北高师文史时，就致力于浙东学派的研究。晚年思旧，乃搜集资料，拟撰《吕东莱年谱》，惜未成。尤其令人惋惜的是，当他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期间，曾拟定了一个《中国通史》的编写计划，把全书分作二百余章，每章自成一书，准备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通力合作，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终因“1·28”事变，商务印书馆一炬成灰，这个计划也就

中途夭折了。

参考资料：

金永礼等《何炳松传略》

俞剑华《何师柏丞在建阳》

史 隐《何柏丞先生年谱略》

邱汉生《读〈年谱略〉书后》

附：

何炳松先生铜像揭幕仪式纪实

何先生辞世四十余年以后，正当百岁冥辰来临之际，一尊耗资六千五、高达一米的铜像，由八十高龄的学子、前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程志亮于今年6月28日从杭州护运来金华，安放在文昌巷6号先生的故居。新近落成的故居为一幢小楼房，大门右壁“何炳松故居”五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所题。西首辟一厅为纪念堂，四周挂满最近陆续寄到的全国知名人士、学者的书画，缅怀先生的为人和业绩。暨大校友、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来信表示，如有可能，将来沪参加今年十月间由华东师大和暨大上海校友会联合举办的何炳松先生学术报告会。现任暨大校长梁灵光的题词是：“学习何炳松先生的爱国精神，加强海内外暨南校友的团结，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前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以“士林泰斗，史学名家”八字祝颂。八十九高龄的老教授许杰以“中国文明本位宣，东西史学溯渊源；先生业绩今犹在，四化精神一脉连”七言绝句相赠。复旦

大学著名教授谭其骧撰句深相推崇，曰：“史识史才史德毕具，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大画家谢海燕对先生品格和事业的评价，始终如一，重录自撰先生墓园楹联志念：“高风歌亮节，劲骨凌岁寒；德操播青史，教泽衍瀛寰。”九十四高龄的老画家刘海粟作苍松一幅，愿先生的事业万古长存。

铜像揭幕仪式于今年6月30日上午在先生故居纪念馆举行，与会的除金华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领导外，还有来自杭州等地的暨大校友以及新闻记者、来宾、亲属等五十余人。仪式由暨大校友、市政协副主席、民盟金华市委主委方天锡主持，首先由市政协、市委统战部领导和暨大杭州校友会会长揭开铜像幕罩，接着市委统战部部长黄樟云应邀发言，他高度颂扬何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史学家，而且是一位爱国学者，华侨教育家。暨大校友，现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正平客观地评价了先生史学研究的成就。校友、前浙江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师大教授蒋风，回忆起出国考察时，特别是在南洋一带的华侨，盛赞何校长不遗余力发展华侨教育事业的功绩。校友、全国人大代表、特级教师陈维章回顾了他在建阳过节时何校长热忱地留他在家吃饭的情景。末了，先生的女儿何淑馨代表家属答谢党和各级政府给予先父的历史地位和全国校友为先父开展的各种纪念活动。

7月1日，《金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铜像揭幕仪式的盛况，金华电视台连续两夜播放了铜像揭幕仪式之新闻。

1990年7月

何炳松先生二三事

——为何校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作

徐克凡

师生情深

民国元年（1912），当杜佐周还在省立第七中学校（今金华一中前身）读二年级时，何炳松已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是年暑假，七中校长金兆梓先生聘何来校任英文教师。杜佐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天早晨，我们抱着很热烈的希望和很兴奋的情绪，等待一位新聘英文教员的来临。上课的钟敲过，这个年青俊秀的先生，就出现在我们这一群静肃而愉快的学生前面开始他的教学。他的仪表，他的风度，他的清晰正确的发音，他的扼要动听的说明，以及他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们都感觉着得到一位昔未曾有的优良教师教学的幸运。”这是杜佐周在七中初见何师的深刻印象。是年冬，因何师毕业成绩优异，浙江省政府以公费资送他留美，七中学生感到这是“我们前途的一个重大损失”，深表惋惜。

这一短暂的师生关系，却奠定了他俩长期深厚感情的基础。1935年何师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遂以师生情谊敦促杜辞去厦大教职，接受暨大总务长兼秘书重任。迨至1943年杜先生就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才离去。三年后，杜先生辞职，当局命何师接充英大校长，未及视事而溘然故世，杜先生悲恸万分地说：“我也不才，

治校无成。否则，何师或不至调长英大；若不 调 长 英大，何师或可不死；即死，亦不至若是之速。是则何师之死，诚我害之也！”足见他们师生关系诚笃到了何等地步！

两 次 哭

作家、教授傅东华先生（又名傅则黄，字约斋，金华人），在《与我相处大半世的何柏丞》文里，写到何师的两次哭。一次是民国15年前后，在他胞侄的结婚礼堂上。这胞侄是他哥哥炳文的儿子，炳文早死，是靠他培植的，他以家长身份做主婚人。在家长训辞时，他讲到侄儿如何自幼丧父，如何孤苦伶仃，现在总算叨天之幸，学成有室，……于是他突然的哭了，哽咽不能成声地哭了，致使全场肃然几分钟，他才继续说下去。这是团圆的哭，是喜中之悲，足见他当初对于这个无父的孤儿曾寄以多么深切的期望！

另一次，时间稍后一点，是在公祭金兆梓三兄金兆銓（字筱甫，金华人）先生之时，兆銓先生于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是司法界的名人，病逝在上海。金华同乡推何师为主祭，他自撰祭文自己宣读，当读到一半时，竟呜咽起来。其实这位金先生跟他并没有特别亲密的交情，然而他哭了。

傅先生对何师的两次哭是这样看的，“他那两次哭除了由于情重之外是不可能有其他解释的，……唯其情重，所以一生克己，因为情重，则求利人的时多。”

与傅东华的交往

何师的先尊寿铨，傅东华先生的生父二峰，是清光

绪年间金华城里两位以严厉著称的教书先生，故而何师和傅先生自幼相识，但并没有结交成亲密的小伙伴。后来，何师出洋留学了，忽然与傅先生通起信来，而且信来得很密。这一封封不远万里而来的书札，字里行间深切同情他父兄早逝，家徒四壁的处境，安慰他鼓励他奋发自学。这声声知音，对傅东华以后的苦学成才，自然起到激励的作用。

嗣后，从民国7年北师大同事起，经商务印书馆至暨南大学，两人相处长达三十年之久，占了何师一生中一半以上时间。

民国31年（1942）5月中旬，何师从建阳回到金华，金华已下强迫疏散令。时傅先生侍奉77岁的老母奔避南山，何师寄信约他进城面商去暨大任教事宜，可当他进城时，何师又走了。其时浙赣铁路最后一班西行火车已经开出，金华已成空城，傅先生只得又回到南山。几天之后，曾委托金华自由区县长邮递步哨到宣平转函建阳告急，但杳无消息。不多天，金华沦于敌手，继而南山也不幸免，于是傅先生为日寇所俘。迨至胜利，二人在上海重逢，方知信已收到，不过已在数月之后。何师接信后，曾多方设法汇款济急，因不明下落，终未能汇成。后来得到傅先生陷敌的消息，曾数夜不眠，一面致电教育部报告，一面委托各路军队探寻打听，一心要把他救出陷区去。傅先生在追忆这段往事时说：“这是他对我个人最后一次情厚的表现。”

为郑振铎疏释

据作家郑振铎教授在何炳松先生的追悼会上谈到，

在大革命时代，他和几个朋友曾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事件，险有被捉可能。但过了一段时期，这件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事后，才得知是何师极力从中疏释的结果，而他自己却始终不曾和当事人提及此事，竟连问问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曾有过，好象没有此事一样，一点也不居功，全凭他一腔同情，热忱帮助朋友。郑先生在暨大任教期间，有好多次，何师发现他受到某种外来压力时，总是极力地主持正义，并从中代为疏释，使压力化为乌有。无怪郑先生在悼文里由衷地哀诉：“他的失去，使我们非常之伤心，象这样心胸广大宽容开明的人，在如今黑暗而狭窄的世界上还有谁呢？特别，我们在时时受他暗中庇护的朋友们，都有一种茫茫之感！”

酷爱昆曲，酒量过人

抗战前几年，何师开始爱好昆曲。傅东华先生小时在家乡也跟金华的曲师学过几年昆曲，但何师是昆山道地的昆曲，二人始终合不起拍来。何师后来又很重视乐律问题，把曾经著有《中国乐律研究》的英国人乐维斯介绍给傅，从此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在建阳，每遇新旧友好，茶余饭后，常常手拍牙板，命爱女歌昆腔一曲，或命外孙表演几路拳术，以怡情助兴。

暨大内迁建阳，何师与当地党政军长官，时有酬酢往来，但从未见他酒醉红着脖子回来的。只有在他出任暨大校长10周年纪念大会的酒筵上大醉过一场。何师自民国24年7月受命出长暨大至34年7月，已届10周年，全校师生在6月1至3日，连续举行纪念大会三天，盛况空前。在筵间，教授们每人奉半觞为寿，何师一一尽